

百川學海

三十七







子略卷二

高氏

似孫

續古

老子注

河上丈人戰國時人

河上公漢文帝時人

母丘望之漢長安三老又章句二卷

嚴遵漢處士又指歸十一卷

王弼又老子指二卷

鍾會

羊祜又有解釋

蜀才

孫登晉尚書郎

汪尚晉江州刺史

劉仲融

素真晉中郎將

張馮

曹道冲

盧景裕

陶弘景

陳臯

鍾植

李允愿

陳嗣古

惠琳僧

惠嚴僧

鳩摩羅什

義盈僧

程韶集注

任真子集注

張道相道士集三十家注三

梁曠又道經經品四卷

偃松子

李納

李榮道士

辟閭仁諳

傅奕

楊上善

吳善經又小解二卷

李若愚

顧歡義疏一卷又義網一卷

孟智周義疏五卷

韋處元義疏四卷

戴詵義疏九卷

趙志堅義疏四卷

王顧義疏四卷





江徵 義疏十卷

賈青夷 義疏四卷

梁武帝 講疏四卷 又六卷

何晏 講疏四卷 又道德問二卷

王肅 妙言道德新記二卷

葛洪 序訣二卷

李元英 義疏七卷

韓莊 元旨二卷

劉遺民 元譜一卷

扶少明 道士道德經譜二卷

陸希聲 道德經傳四卷

杜光庭 廣聖義三十卷

賈大隱 老子述義十卷

元景先 道士以簡要義五卷

陸修靜 道德經新說一卷

陳景先 道士以微二卷

崔少元 老子心鑑一卷

賈善翊 傳三卷

何晏道德二論 晏又有講疏四卷

何平叔晏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竒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

二論又晏注老子未畢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喏喏遂不復注因作二論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又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裴徽論老子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相訓其所不足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 弼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微見異之故問

老子



卦始於犧重於文王成於孔子天入之道極矣究人  
事之始終合天地之運動吉凶悔吝禍福興衰與陰  
陽之妙迭爲銷復有無相乘盈虛相盪此天地之用  
聖人之功也易有憂患此之云乎書紀事詩攷俗春  
秋以明道禮樂以稽政往往因其行事書以記之者  
也易之作極聖人之蘊奧而天下無遺思矣老子之  
學於道深矣反覆其辭鈎研其旨其造辭立用特欲  
出於天地範圍之表而道前古聖人之所未道者然  
而不出於有無相乘盈虛相盪之中所謂道者蓋犧  
皇之所鑿周孔之所貫豈復有所增損哉六經之學  
立經垂訓綱紀萬世老氏用心又將有得於六經之  
外非不欲返世真淳挈民清淨然善用之者蓋可爲  
黃昊爲唐虞其不善用之則兩晉齊梁之弊有不可  
勝言者此非言者之過也世之言老氏者往往以爲  
其道出於虛無恬漠非道之實而病之其又偏矣太  
史公所謂尊孔氏者則黜老子尊老子者則黜孔氏  
柳宗元獨曰老子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何斯  
言之審且安也揚雄氏太玄則曰孔子文足者也老  
君玄足者也淵乎斯言

莊子注

向秀 二十卷

司馬彪 十六卷

郭象 十卷

李贖 晉三 十卷

崔譔 十卷

楊上善 十卷

盧藏用 十二卷

文如海 道士 十卷



成元英 義疏 三十卷又

張昭 十卷

李贇 集解 二卷

王元古 集解 二卷

梁簡文帝 講疏 三卷

張機 講疏 二卷

李叔之 義疏 三卷

戴詵 義疏 八卷

王穆 義疏 十卷

周宏正 講疏 八卷

陸德明 文義句 二十卷

馬廓 古本 十卷

梁曠 南華論 二卷

李充 論 二卷

張隱居 指要 三卷

張游朝 南華 四卷

賈參寥 通真論 三卷

碧虛子 南華 七卷

元載 南華通 十卷

向秀莊子解義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

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

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

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

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咸曰此書詎

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周子康曰爾故

復與漢世諸儒立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

傳或言秀游記數賢蕭肩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

聊隱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

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

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唯秋

動鏡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

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

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 文士傳曰象字子玄

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為薄 河南人少有才理

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 見秀義不傳於世遂

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

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字而已 文士傳曰象作莊子後

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刺史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濛謝顧謂諸人今

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

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

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木坐乎杏

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距

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子曰孔子何治

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子之

所治也曰有上之君歟曰非也漁人曰仁則仁

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篇四

孔子誠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

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

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

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語

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遠既自難干加意氣

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

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

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

三語掾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人好老易能言理

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老莊庾敞嘗稱之每日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

一府散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

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莊子

道德三千言辭絜旨謚澹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

莊周則不然浚滌沉潛若老於玄者而泓擘蕭瑟乃



欲超遙於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個儻峻拔無一毫蹈襲必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迤演如長江長河衮衮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汹涌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恠說誕狂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竒才乎戰國多竒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怱怱乎方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斬然一律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不可免於中若其言託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侮道茲爲亦甚矣學者知之乎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爲誕然觀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



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  
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  
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  
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有及於  
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竺乾之師間  
于柱史此揚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  
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恠者不在此也

文子

柳子厚以文子徐靈府注十二卷李白進訓注十二  
卷天寶中以文子爲通玄真經子爲老子弟子其辭  
指皆本之老子其傳曰老子弟子雖其辭指柳子厚  
以爲時有若可取蓋駁書也九孟子數家皆入剽竊  
文詞以牙相抵而不合人其損益之歟或聚斂以成  
其書歟乃爲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  
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  
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  
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  
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  
亦文子之一變也



子略卷三

高氏 似孫 續古

戰國策

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而辨者况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攷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閑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其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嘆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用功深也予遂效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管子

尹知章注三十卷 杜佑管子指略二卷

古者盛衰之變甚可畏也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剝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



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爲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也哉而况井田既壞槩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繫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者而卒不復可行蓋三代之法其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平劉邵之志人物也曰管仲曰商鞅皆以隸之法家李德裕以邵之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至以管仲與商鞅俱人物之品往往不倫德裕顧未嘗熟讀其書耳邵所謂皆出於法者其至論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使齊盡變其功利之習僅庶幾於魯耳然則安得而變哉聖人非有志於變齊也古之不可復也爲可嘆耳

尹文子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齊等



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孰攷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熏蒸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韓非子

士生戰國才不一伸抱智懷謀其求售殊切切亦可憐也商鞅以法治秦李斯又以法治秦秦之立國一出於刑罰法律而士以求合者非此不可始皇一見韓非之書喟然嘆曰寡人得見斯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始皇所以惓惓於非者必有所契者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躋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之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生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



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 墨子

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其爲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泰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爲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闢可也唯其言近乎譌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不可不加闢也嗚呼孟子之學一於羽翼群經推尊聖人者歟異時有纏子者修墨子之業唯曰勸善兼愛墨子重之嗚呼學墨子者豈學此乎

### 鄧析子

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猷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刑刑君子謂猷嗣於是爲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執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治而子產誅之蓋則與



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祭而不  
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猷殺鄧  
拚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爲國者有若裨  
謹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  
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  
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止竹  
刑之施而民懼且駭也嗚呼春秋以來列國棊錯不  
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揉轡於爭抗侵凌之域豈  
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  
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拚之見殺雖  
猷之過亦鄭之福也

### 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  
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老氏表莊列皇皇  
乎清虛冲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上既  
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  
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來獻其書書褒  
所作也按漢略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以  
趨世好迎上意耶今讀此編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  
采諸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  
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  
元又以其爲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  
見必是王褒所作者



鷓冠子

春秋戰國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者不得其時  
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間無所  
泄其謀慮智勇大抵見之論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  
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  
以功名之念有以怵其心利害之機有以蕩其慮而  
特立獨行之操不足以盡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為書  
不出於黃老則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鷓冠子而已也  
柳子厚讀賈誼鷓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鷓冠  
子得其書讀之殊為鄙淺唯誼所引用者為甚美餘  
無可言者列仙傳曰鷓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  
鷓為冠莫測其名著書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黃老矣  
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棄其威以  
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  
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  
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

孫子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魯兵也不重傷不禽  
二毛不以阻隘明恥教戰宋兵也少長有禮八節和  
睦晉兵也制國作政以寄軍令齊兵也僕三千人有  
紀有綱秦兵也伐晉之舉喪乃止焉楚兵也周衰制  
隳法蕩政不克綱強弱相凌一趨於武侈兵圖霸干  
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  
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



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社會  
正而鑿竒背義而依詐凡其言議反覆竒變無常智  
術相高氣驅力奮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  
然無餘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  
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爲  
強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廬旣以戰死夫差旋喪其  
國方是時武之術不行於他國特見信於吳而武之  
言兵亦知爲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毋待  
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吳子

自有春秋而天下日窮於兵孫武以言兵進於吳吳  
起以言兵售於魏各以書名家然讀吳子其說蓋與

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  
竒吳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  
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  
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起言之  
相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  
善質於經求之古奚慚焉反覆此編則所教在禮所  
貴在禮夫以湯武仁義律之起誠有間求之於齊魯  
晉衛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武侯賢矣聽起者篤  
矣君臣之遇不爲不厚矣讒間一生棄如敝屣勲名  
志業迄不一就士之思古安得不嘆息於斯若其當  
新難之國輔未壯之君馭不附之大臣臨未信之百  
姓而乃明法審令廢踈遠之公族捐不急之庶官持



意太過操制太嚴是所以速禍耳起乃踈於此耶

### 范子

范子之事不亦奇乎彘相越王勾踐深謀隱策者一十二年迄亡吳大雪越恥勾踐霸拜彘上將軍彘即日上書勾踐扁舟五湖聞然聲又浮海入齊變姓名鳴夷子皮父子治貲數十萬齊聞之延為相有頃上相印書散其所有獨懷重寶行次乎陶天下稱陶朱公嗚呼智哉唐王績詩范彘何智哉單舟戒輕裝與吾言合節彘方居齊以書做大夫種曰鷲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王長頸可共患難不可共樂合亟圖之嗚呼此非彘之言計然之言也初有計然者遨遊海澤自稱漁父彘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鳥喙不可以同利彘之智其有決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曆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彘之所以俟時而功以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然濮上人姓章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

鬼谷子

隋志有樂注一卷又有鬼谷先生占氣一卷

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挾險恠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



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責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指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

谷注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知章唐人

子略卷三



子略卷四

高氏

似孫

續古

呂氏春秋

淮南王尚竒謀幕竒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蠹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陳英茂聚畷豪簪履充庭至以干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惟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

四極國名

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能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

黃石公素書

梁肅地橋石表曰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東坡以為子房授書於圮上老人其事甚恠安知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世不察以為冠物亦已過矣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



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圮  
上老人之所深惜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  
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  
而就大謀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  
不能忍之間耳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  
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豈出於張良  
者乎按黃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  
卷陰謀軍祕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記敵法一卷祕經  
一卷記一卷又有張良經一卷其出於三略素書者  
乎

### 淮南子

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整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  
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  
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  
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  
之雜出文之泐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  
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  
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  
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  
智辯謀出奇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壹雖然淮南一  
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雋  
統好奇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  
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譎恠日日作新其有  
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



武雖不仙猶饗多壽王何爲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于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唯揚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 賈誼新書

養氣之學孟子一人而已士之有所激而奮者極天地古今之變動山川草木之情狀人物智愚賢否是非邪正之銷長有觸於吾心有奸於吾氣慮遠而志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往往出於危激哀傷之餘而其氣有不可遏者舉天地今古山川草木人物盛衰之變皆不足以敵之嗚呼此屈原賈誼之所爲者乎皮日休讀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唯蘇公軾以爲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論亦竒矣以余觀之雖東坡亦不能自用其才况賈生乎又曰觀其過湘作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嗚呼此東坡以志量才識論誼者非誼之所及也是蓋孟子之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耳蘇公有之

### 桓寬鹽鐵論

鹽鐵論者漢始元六年公卿賢良文學所與共議者也漢制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



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祀議伐匈奴議捐米厘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者也初武帝以師旅之餘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乃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之班氏一贊專羨乎此顏師古曰元帝紀贊班彪所作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人者其曰行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則一時趣尚可孚矣又曰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則一時事體可知矣夫上有樂聞上無隱義得失明者其言達利害決者其慮輕不決一言何取羣議審此亦足以占士氣觀國勢矣然元

帝詔書乃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雅說空進而事亡成功此誠言也天下後世同此患也吁

### 王充論衡

論衡者後漢治中王充所論著也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叙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理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嚮風承意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譔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竒矣亦復少



探索之工闕詮定之密其忽爭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尚爾况他書乎袁崧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繁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為珍龍少魚衆少者為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為可貴矣予所謂之精覈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

太元經注

宋衷

陸績

蔡文邵

虞翻

范望

章察

講疏四十六卷發隱三卷

王涯 又有說文一卷

宋惟幹

林瑀 又有說文一卷

杜元穎

郭元亨

陳漸

范諤昌

林共 圖一卷

王長文 通元一卷

太元經

易可準乎曰難矣何為其難也曰天地人之理混淪於未畫之前二三聖人察天之微窺地之奧以神明夫人之用文王因伏羲孔子因義文而易道極矣文王非舍伏羲孔子非舍義文而自為之書也易經三聖以經天地人之道是道也吉凶悔吝消息盈虛雖天地鬼神無所藏其蘊而匹夫匹婦可與知者也揚雄氏欲以一人之力而規三聖所成之功是為難乎子



雲豈不知此者然則子雲亦有得於易之學而欲自  
神其用其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腹  
心爲玄此子雲之所以神者也子雲之意其疾莽而  
作者乎哀平失道莽輒亂常子雲酌天時行運盈縮  
消長之數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存之於玄三  
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家象大夫八十一部  
象元士而玄者君象也揔而治之起牛宿之一度終  
牛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  
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正君  
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爲違天拂  
人賊君臣盜國之戒子雲之意也子雲敢以此準易  
言者蓋以卦氣起于中孚震離兌坎分配四方六十  
四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据此言之窒矣桓譚曰玄與大易準班固曰  
經莫大乎易故作太玄是知子雲者乎不知子雲者  
乎

### 新序說苑

河間王大雅文獻蔚然風流崇經尚文殫極禮樂而  
所尚醇正言議彬彬何其雍容不羣如此也三代以  
下一人而已抑其時所遭者然歟磐石之宗莫可及  
之者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屨出諸儒  
炯炯丹心在漢社稷奏篇每上無言不危吁亦非以  
其遭時遇主者如是歟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  
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



爲漢規監者盡在此書茲說苑新序之旨也嗚呼向誠忠矣向之書誠切切矣漢之政日益萎靡而不振迄終於大亂而後已一杯水不足以救輿薪之火此之謂歟觀此則向之抱忠懷誼固有可憐者焉視河間之雅正不迫亦一時歟

### 抱朴子

自陰符一鑿而天地之幾盡洩玄經一吐而陰陽之妙益空所謂道者非他只天地之奧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可以贊化育經範圍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脩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虛而與之俱化予自少惑於方外之說九丹經卦義祕笈幽篇以至吐納之香餐鍊之粹沉潜啓策幾數百家靡不竭其精而曠其隱破其鋌而造乎中猶未以爲得也於是棄去日攻易日讀繫辭所謂天地之幾陰陽之妙相與橐籥之甄治之而吾口之道盡在是矣所謂吾之道者非他道也吾自得之道矣及間觀稚川弘景諸人所錄及內外篇則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今輒書此以斷內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鑿且吐矣後之悟者必有會於吾言

### 文中子

道始於伏羲終於孔子孔子以來二千餘年矣孟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皆祖述孔子而師尊之若通拳拳於六經之學自孟子而下未有也續書以致漢晉之事續詩以觀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



疑易止於讚禮樂止於論嗚呼通之用心足以知聖人矣世率以是疵王氏是殆未知其所以知聖人者乎善乎日休皮氏之言曰禮之篇二十有五詩之篇三百六十元經之篇三十一易之篇七十孟子能踵孔子而贊其道復乎千世可繼孟子者通也按杜執禮所作文中子世家又有樂論三十篇讀書一百五十篇元經九五十篇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攻樂於族父仲華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至是畢矣陸龜蒙序之謂之王氏六經嗚呼蓋自孟子歷兩漢數百年而僅稱揚雄歷六朝數百年而僅稱王通歷唐三百年而唯一韓愈六經之學其著於世者若此已

是匪難乎異時房衛諸公共恢文武以濟貞觀之盛亦天命也此蓋出於司空表聖之言其尚知道乎

元子

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峻絕不蹈襲古今其觀柳柳州抑文英嶮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系之雅唐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漫郎



豈不能致思乎此即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謂天  
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  
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紀其世  
次

皮子隱書

皮日休隱書六十篇有曰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  
賢也爲家又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  
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  
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又曰古之決獄  
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古之殺人也怒  
今之殺人也笑嗚呼斯言也痛快哉

子略卷四







